

輕之與重

人類是透過感官認識到物質的世界。眼、耳、鼻等器官起作用時，吾人就能察覺、辨別色、聲、香等不同物質層面。感官當中傳統所謂的「身」，乃是負責滑澀、寒熱、饑渴等感受的區別，領納的差別相還包括重量，也就是基本上用「輕」、「重」二詞來描述的物體特質。然而有意思的是，在古老文化的語言中，無論是遠東的華語、南亞的梵語、中東的希伯來語等，這兩個原本修飾具體物質的形容詞，都衍生出動詞的用法——以心態為主，進而可以藉語言、文字乃至表情、姿勢等來呈現的「尊重」與「輕視」。不僅如此，古早的文化裡也談到這些態度到底是正面的，值得鼓勵，還是負面的，帶來痛苦，換句話說，從道德或其他價值觀的立場提出批判。

別的不談，單就佛教來論，針對行為的「輕」、「重」，釋氏的看法非常明確。這可以分別從對象、主體兩個角度來剖析。前者是說，自己被尊敬或受到輕蔑。像這一類的經驗，佛法把它歸納到世間法，也就是凡夫無法避免，讓他團團轉的情況，通俗稱之為「八風」。你在社會上有地位，有分量，享有名譽，其實跟別人的推崇和恭敬有關，而身分卑微，備受論議、毀譏，也多少離不開他人的輕視。庸俗人遇上世間法，歡喜的就害他膨脹自大，難受的則使他垂頭喪氣，都是欠缺如理思惟所致。結果，不但當下不自在，且更播下將來的苦因而依佛陀的教導，應該觀察此刻世間法的經驗是無常、不圓滿的，沒有理由因它陷入煩惱，反倒宜用智慧看清它的本質，然後將「正面」的地位、聲望拿來利他，把「負面」的批評、譏笑當作自我改進的借鏡，穩重堅定，淡泊超然。

這是個人成為「輕」、「重」對象時的注意事項。至於自己可否「輕」、「重」，摩訶衍契經上講得很清楚，例如預告未來會有人「貪求世利……，詐現聖相自尊自重，徒眾、眷屬，各相譽讚，以求名利」（《大寶積經·護國菩薩會》），而那些「以妒忌故，但自稱讚不讚他人」的眾生「以自高輕他故，於三惡道無量千歲受諸苦毒」（《藥師如來本願經》）與此相反，實修六度得菩薩「雖得諸根最勝明利，而不恃此自重輕他」（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），是因為他成就了菩提心，所以「其心質直不欺誑 常樂寂靜化眾生 除去憍慢不輕他」（《大方等大集經·海慧菩薩品》）。

上面舉的這幾段經文，都肯定菩薩道的行者不可能自重輕他。這是從消極的層面來說的。若是就積極的表現來論，則學佛人的態度謙卑，對眾生懷著恭敬心。何以如此？其中牽涉到

理、事兩方面的原因。由事來看，因為所面對的有情究竟是誰，是凡夫還是聖者，除非自己成就了果位，不然不會知道。因此，為保護自己，與其無知侵犯聖者，寧隨時保持一顆尊敬的心。同時，菩薩既明瞭個人的安樂，直至佛果的成就，端賴含識，大乘行者的恭敬就可以視為一種感恩。除上述斷惡修善的業果考量外，菩薩尊重其他有情，理方面的支撐點在於「佛性」，亦即眾生成佛的可能性。

在世局擾亂不堪，連宗教界一點都不單純的今天，我們有幸值遇理路分明的佛法，不單對古老文化闡釋的物質世界可獲得多些認識，意義更深遠的是，在心靈的探索、調伏與提升上，可覓得具體、豐富的法寶。例如「輕」、「重」，不管自己是被評量的對象抑或扮演主體的角色，都有清楚的教導方便依循，以免受到污染，實質自利利他。謹與讀者諸君共勉。

